



□13
 345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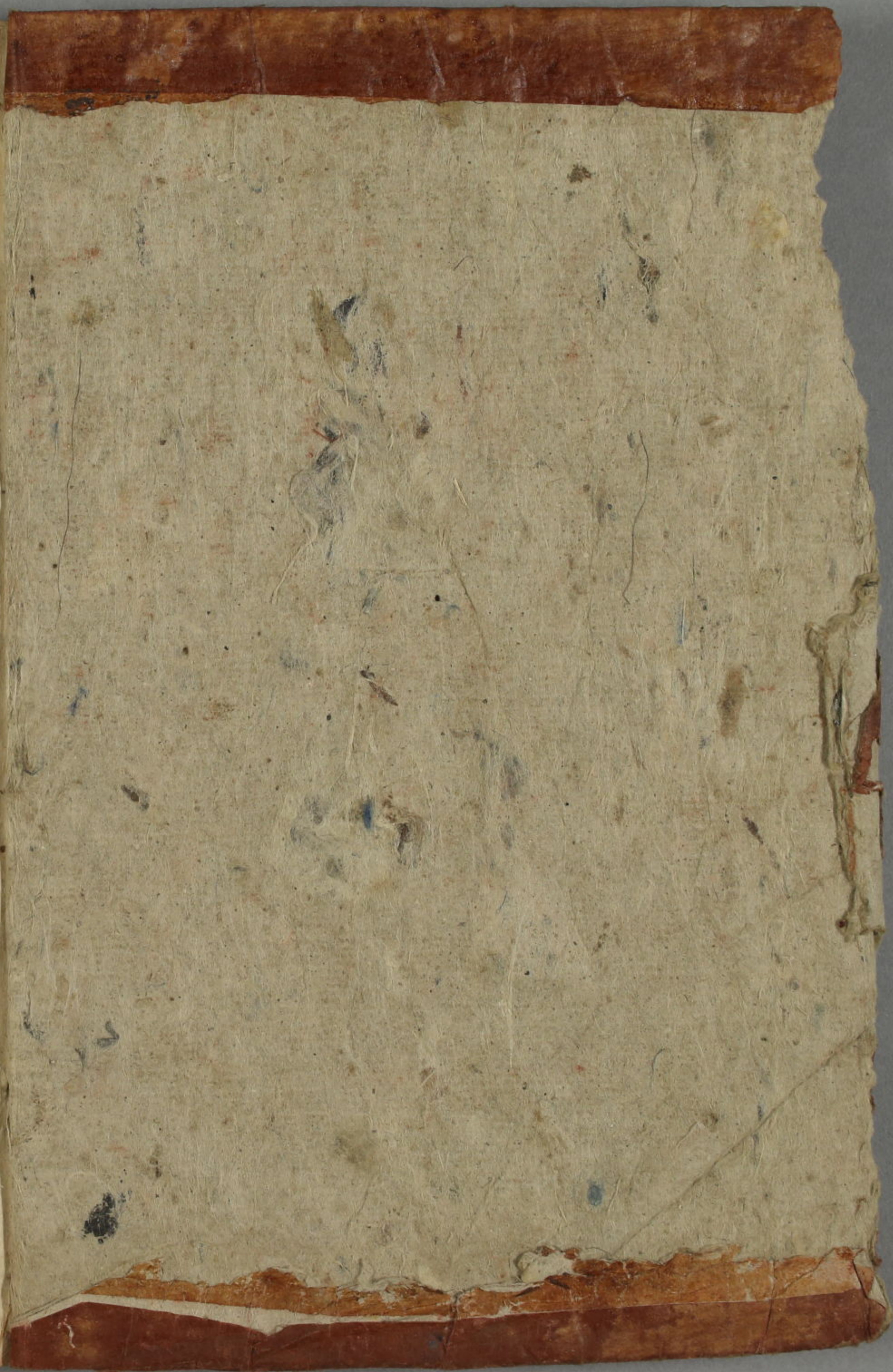




讓藏之內

1131
869

朋
子



門 13
號 3456
卷 1



小學外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
外篇

嘉言第五

嘉言善之謂也篇載兩漢唐宋賢者所
言以廣立教明倫修身之道凡九十章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

張載字子厚封
鄭伯賜諡曰獻
從祀孔子廟庭
居郾縣橫渠鎮
改稱曰橫渠先生

張子厚

楊傑字大年浦
城人宋真宗時
學士賜諡曰文
作家訓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
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
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
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
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
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
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
隨所居所接而長。○楊文公家訓曰。童穉

程頤字伯淳
南人官至御史
賜諡曰純公從
祀孔子廟庭文
潞公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

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
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
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
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
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凡百玩好皆奪
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

程頤字正叔明道之弟

亦自喪志。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

陳確字學中號了翁謚忠肅延平人

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袒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

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比常人之
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
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
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
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
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
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
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

後漢馬援字文
淵光武時拜伏
波將軍

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
可得矣。○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
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
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
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
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後漢制備字
德即位丁蜀
先主繼三昭烈
皇帝
諸葛亮字孔明
平諡忠武侯
武侯子名瞻
思遠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
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
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諸葛武侯戒子
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

唐柳此字直清
仲郢之子仕上
御史大夫作家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大學須靜
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
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
復何及也○柳此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
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
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
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

卷之五
高第

資半級謂
管中職

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顧身既寡知惡人
有學其二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
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
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
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為
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
其五急於名宦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
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

范質字文素宋
太祖時封魯國
公
從子兄之子即
質也

莫不出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出
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
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
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
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
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
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

齊朝梁尚老
莊清厚之談
南朝曹宋齊梁
晉時明母輔之
謝鮑阮放卑卓
羊曼恒憂阮子
光逸八人終日
散髮裸袒酣酒
尚清虛之談是
曰八達

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白果
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鷦宜鑑詩
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
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古穢青史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
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
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
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

金蘭契易三人
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
逸條其形擁腫
而不能俯仰剛
者似之感施其
貌常病而不能
仰面柔者似之

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
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
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翫戲所以
古人疾籛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
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
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本身好華侈
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
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

邵雍字堯夫河
南人宋哲宗朝
賜諡康節後從
祀孔子廟庭
康節子伯溫及
良

才不充。戚戚懷憂。良深淵與薄冰。蹈之惟
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
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速
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
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
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康節邵
先生誠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

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
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
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
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
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
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
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
之吉人。則其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

慎字仲車楚
防人以韓
社宋徽宗
助謚節孝處

止陰險好利節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
隣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
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
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
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
乎○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
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
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

胡安國字康侯
建安人宋紹聖
四年進士官至
寶文閣直學士
賜謚文定明宣
德間從祀孔子
廟庭
胡文定子寅
三尺法律

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
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
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
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
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
爲小人未之有也○胡文定公與子書曰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
欺爲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

卷之三
胡文定公與子書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縣人古靈先生所居之村名

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攷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也子弟有學能知禮義也

廉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徂來燕飲叙老少坐立序起窮患難親戚相救謂借貸錢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來避去耕者讓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與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洗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為禮義之俗矣

右廣立教

司馬光字君實
陝州夏縣人
正從祀孔子廟

司馬溫公曰凡諸事幼事無大小毋得專

行必咨稟於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

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

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

令出於一人家○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

政可得而治矣

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

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

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

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

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橫渠先生曰舜

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

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

當極力營辨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

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

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羅仲素論

合善商要 小篇 山商

羅從彦字仲素
子豫章先生
子翁陳思肅公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
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橫渠先
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伊川
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

孟春獮豸祭
秋豺祭獸

會豺獮豸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
禮大略六禮冠昏喪祭家必有廟古者庶
人無廟唯立影堂廟必有主高祖以上
即當祀也
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髻髮不
相似則所祭已足別人大大不便月朔必薦
新如仲春薦時祭用俎物成也古者天
子諸侯於孟月
者為首時也時祭
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始也始祖
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立春祭先祖
中正位設位合考妣享之

合祭商年
小畜
山商

禩父廟也。心曰
親死之日
正寢正堂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季秋祭禩象其類而祭之。忘日遷王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

總角總髮為角而不冠

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徃徃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

葬之日日中而祭謂之初虞過柔日兩虞剛日三虞虞之言安也三祭以安之卒哭卒去廬中之哭也三虞之後過剛日行卒哭之祭自是哀至不哭猶朝夕哭期周年也是日易練服祭用吉禮故謂小祥又期謂第二周年也自喪至此不計問凡二十五月月已越三年則除喪矣故謂之大祥禫除服祭名也中月謂大祥之後問月也自喪至此不計問

凡二十七月月大祥可除服矣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為之禫禫淡淡然平安之意

義與南朝宋武帝劉裕之子封廬陵王

新書卷之八十一
禮記卷之八十一
禮記卷之八十一
禮記卷之八十一

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

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

禮記卷之八十一
禮記卷之八十一
禮記卷之八十一
禮記卷之八十一

文獻皇后獨撰
氏隋文帝之
賜帝之母
一手所盛曰溢
以米一升分爲
二十四分二溢
乃二分也
襍也今人謂
之飲

五代楚王馬希
聲據湖南之地
武穆王司馬啟
膳羞也
何代無賢及辭
識之

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
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襪裹
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
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日昔阮
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
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
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
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

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
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
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
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
葬則以樂導轎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
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
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
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

轎車喪車

禮記卷之五十五 外篇 十五

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按外篇 例注忘 當刪去

○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謂藁薦不脫經

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

女曰巫男曰明
符章即今道七
書符拜章之術
為人祈禳薦拔
也

云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
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
不知死者形既槁滅神已飄散雖有剉燒
舂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
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
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
信也明矣○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
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也○伊

呂本中字居仁
呂正獻曾孫任
至中書舍人著
童蒙訓

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呂
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
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
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
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或問
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
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

簿色主簿令縣

問禮九命一命
即今九品官
安禮程子門人

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

異色人神
若家或有許異
說術者。平祝燒
獻紙錢。祈祝者
尼女僧媼媒婆

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敢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

前漢王吉宣帝
諫議大夫

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當官處事
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
字萬一敗露得罪及重亦非所以養誠心
事君不欺之道也○王吉上疏曰夫婦人
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
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
民多夭○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
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

文中子姓王名
通隋時大儒著
書曰中說證末
中子

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
婦庶人之職也○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
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
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
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
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
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

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
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
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
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
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
婦道○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
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

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
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
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
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
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
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
女略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

代無趙之間
地名

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弟之妻曰姊
之妻曰妯

柳開字仲塗未
本宗朝歷官
二郡太守
皇大也考老也
其尊同於君故
曰皇考開父承
輪周世宗朝官
至監察御史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哀也姊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且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

小學本注
卷之四
二
山前款

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誠曰人家兄弟無不
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
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
患若寇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
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
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
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伊川先生
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
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
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
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
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
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橫渠
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
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

小篇
二七
山崎

氣合氣味相合

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王其敬

童蒙訓曰本中所著

舊時薦舉我休官之將及曾所

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

末正妻李氏

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
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
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
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
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
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太官
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
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

范純仁於吳長
一縣置義田
宅以給族中衣
食婚嫁喪葬之
資

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司馬溫
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
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舍廩廩庫
庖厨舍業田園之類授
之以事謂朝夕所幹
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
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
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
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
備不虞

卷之六
司馬溫公

右廣明倫

仲舒漢武帝時
對天人三策為
江都王相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

孫思邈唐人

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古語云從善如登

宋仁軌字德容

從惡如崩○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

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

畔不失一段○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

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周敦頤字茂叔
道州人宋仁宗
朝仕至廣東提
刑号濂溪先生
賜謚元公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

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

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

而已者陋矣○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

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蠶滅

其身而無悟也噫○明道先生曰聖賢千

鹿子裏驅受
五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心要在腔子裏○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

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

小學本注
合璧摘要
小篇
二六
山音點

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已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

少年登科必至
恃才挾貴而非
遠之器

范純仁字堯夫
文正公之子哲
宗朝拜相謚忠
宣

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
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
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橫渠先生曰學者
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
致所事不逾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范
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

全德齋
山崎

呂希哲任至光祿少卿封榮陽郡公

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

張鐸字思叔河南壽安人伊川門人

他人耶○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

大學本注 卷之三 小節 山崎

激昂激勵昂舉

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之當座隅朝夕視為警○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

范冲字益謙宋寧宗時人差除差遣除官

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王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

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

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

物于索酒食又曰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

滯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結為仇心余

輒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于求

辭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與人並坐

不可窺人私書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

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坐目力可及則

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

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

大小以至戲謔之語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

字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摺等內翻

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凡借人物不可損

壞不還凡借一物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

過於已物看用纔畢即時歸還切不可借

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

豪氣者於已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

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凡飲食蒸餅去皮

饅頭去帶肉去脂

胡宏字仲子
平峯先生文定
之季子

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瘳瘳無知而巳自
非生硬臭惡與犯巳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
之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凡與人同坐夏
則巳擇暖處及與人共食
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見人富貴不可歎
美詆毀富貴高下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輒
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歎美可見
不知義命若不得實即是
妬疾用心不佳莫此為甚凡此數事有犯之
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脩身大有所
害因書以自警○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
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

家訓顏之推所
作

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
友以仕進相招徃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
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顏氏家訓曰夫
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
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
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
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
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

效之也。素驕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賤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乘命強毅，正直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自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

大學
卷之
一
第
一
章

格猶級

呂本中字居仁
賜進士出身為
起居舍人又為
中書舍人

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坑味將來涵養成其生氣質。○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

言互相發明。○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任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一二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

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全。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

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次無有成之理。○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自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

兩本猶草率

小學

論語

卷

第

第

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
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
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
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
姓名不敢他用也○明道先生曰君子教
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
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
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
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
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
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

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右廣敬身

善行第六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祔寒暑兩侍立

呂希哲河南人封榮陽公呂公著宋哲宗朝丞相封申國公諡正獻申國夫人榮公母參政魯宗道

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刑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

仁宗皇祐元年公著為潁州通判歐陽修字永叔官至參知政事卒賜諡文忠

仁宗皇祐元年 公著為潁州通判 歐陽修字永叔 官至參知政事 卒賜諡文忠

生曰名死曰諱
呂布母張氏
之之女

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
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
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
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
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
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呂
榮公張夫人待制諱品之之幼女也最鍾
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

張氏之曰公若
二人之妻皆奉
政魯宗道之
故張夫人之母
居長而為甲國
夫人之姊也

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
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
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
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
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
其嚴如此○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
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
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詣城還養者二十

陽城字克宗

山崎點

胡致泰州如華
人宋仁宗景祐
中教授蘇湖社
至天章閣待制
仍領學士

日月刮削以日
之漸以月之久
刮去其昏垢則
潤其光澤
後為大學安定
為國子直講

輩有二年不歸侍者斥之。○安定先生胡
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
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
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
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慷慨為
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
千數。日月刮削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
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大學四方歸
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
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
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
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大學亦然。其弟子散
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
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
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明道
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

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
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
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
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
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
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
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
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

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
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
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
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
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
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伊川先
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

賓興州學之賢
能者有可以知
飲酒禮尊之以
爲賓舉而薦之
於大學

宋元祐初年伊
川任崇政殿說
書看詳學制條
制

具本柱
卷之五
小篇
三十九
尚書

改除月試而定
為課業

宋元豐中國學
解額增至五百
人來者皆奏故
欲鑄減其額數
均於外郡使士
人各安御上以
施奔競之習也

呂氏兄弟四人
長太中次太防
太約太臨受學
於伊川橫渠之

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

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

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

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

者亦數十條○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

者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

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

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

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眾集

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

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

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

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

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犯義之過一曰酬博鬭訟二曰

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詆毀六曰營私太甚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

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禮俗相交謂婚姻

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六曰喪葬祭

祀之禮往還書問慶弔之節

患難相恤曰水火一曰

盜賊二曰疾病

四曰死喪五曰孤弱有善則書于籍有過

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若違約者亦書之。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右實立教

後漢江革字次翁臨淄人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

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

後漢薛包字孟嘗汝南人安帝公車徵至拜侍郎包稱疾不起賜告歸卿賜朱千石歲問起居賜牛酒年八十餘以壽終

王祥字休徵瑯琊人

司馬參謀軍事
魏嘉平四年吳
將諸葛恪敗魏
師東興東興
東關也

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廼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

卷之三十一 孝行 四十一 王祥

元帥指司馬昭

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

司馬昭沒其子司馬炎於魏咸熙三年廢魏元帝為陳留王篡奪其位是為晉世祖

王延字延元

色養奉養父母能承順其顏色

崔瑒字從律山南節度使王母尊稱祖母之辭長孫氏山南曾祖崔攜夫人唐氏山南祖崔懿夫人

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

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
門安得不昌大乎○南齊庾黔婁為尋陵
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
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
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
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
愈憂苦至夕每誓額北辰求以身代○海
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

南朝宋孝武帝
大明末作

祖膺剖髮

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
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初括之日
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
粥不進塩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
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
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朱壽昌生七歲
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

親喪未葬更時
年不獲申涕

守其甚加矜賞為營塚壙○朱壽昌生七歲
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

漢書卷之九

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巳飲食罕
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
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
馬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
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
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
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
明推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其於宗
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
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伊川先
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二人家
化之○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
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
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汲黯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

前漢霍光字子
孟官至大將
軍
禁闈禁中小門

洗馬東宮官汲
黯字長孺

養病也

賜告賜休暇以養病也

責育孟賁泉音古勇力人

大將軍衛青丞相公孫弘

武帳置在衛於帳中

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皇本主

合望高更

小高節

四十六

高節

紀事而原其始
曰初
魏北史元魏
元魏世祖太武

首自陳也
原赦也

司徒崔浩等因
修元魏國史刻
文下石以彰
筆犯暴揚國事
被太武收治誅
禍將及高允

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
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
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
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
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
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
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
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
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
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
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
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
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
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
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

小學本注
合卷商要
小論
高允

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
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
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
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
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
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
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
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
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
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
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
也○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師至
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
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
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
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

科場近是歲當
大比開科之日
已近
貫係也偽係開
封郡戶籍以便
應舉

唐崔暉字玄暉
為戶部員外郎
姨兄盧氏之母
姊兄弟

宋劉安世字器
之元城人仕至
寶文閣待制卒
謚忠定公
二同年登科友
人

安定先生胡瑗
門人若劉安世
藻孫與安世同
錢公輔輩是也

也○崔玄暉母盧氏嘗誠玄暉曰吾見姨
兄屯田郎中辛亥駁曰兒子從宦者有人
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
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
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
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
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
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

遵奉教誠以清謹見稱○劉器之待制初
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
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
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
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
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
後錯了○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徃徃
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呂榮

小學本注

合卷商榷

外篇

四十九

山商榷

呂疑問字舜從
柔公次子

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
守宮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
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行戎往從軍也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
行戎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
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
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
慈愛愈固紡績織紵以為家業終無嫁意

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
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
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
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
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
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
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
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

復除也謂除免
其家差役

應頭小車

曹爽為司馬懿所殺

曹爽為司馬懿所殺

相當作州

孝婦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

小學本生
合善尚要
小篇
五十一
尚燕

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一姑自在室，盧冒白巾，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唐奉天竇氏二女。

永泰唐代宗年

後漢繆彤中隱

北齊蘇瓊字珍之
後據攀援他人
以為証據

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
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
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
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
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
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
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
門閭永蠲其家丁役○繆彤少孤兄弟四

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搥
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
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蘇瓊
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
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

卷之六
蘇瓊
山南異

上 鄧攸十五歲以

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没于石勒過泗水攸以

鄧攸字伯道永嘉懷帝年

咸寧晉武帝年

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二年○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一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

楊播字延慶
魏時為中東將
軍
楊椿字延壽
楊津字羅漢

熾父母諸弟皆出次干外衮獨留不去諸
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
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
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
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
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楊播家世
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

椿位至司徒津
位至司空

恭謙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
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
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
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
津常且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
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
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

小祖子本注
合璧摘要
小高
五十五
山崎

李勣字德功
唐國公

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
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
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
庭無間言○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
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
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惟問直答曰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唐英公

司馬康字伯康

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歿火煮粥
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
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
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司馬溫公與
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
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
乎○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

晁以道名說之

皇本注

卷之八

五

詩

包拯字希仁賜
謚孝肅

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
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
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
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
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包孝肅公尹
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
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
辭曰下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

石奮漢文景時
人四子長子名
建次申次七次
慶皆位至二十
石故號萬石君

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
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
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萬石君石奮歸
老子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
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對案
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

子舍父母寢室
邊小房

注恐當
刪去

申如也。僮僕訥訥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澆洒。親謂父也。中裙。今中衣也。廁。論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

前漢疏廣字仲
翁宣帝立太子
拜廣為太子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疏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

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
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
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
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
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
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
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
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
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
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

後漢龐公字德
隱居襄陽

孝分仕至大
常卿

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茶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日溫

王凝字叔恬唐
貞觀中拜監察
御史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且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夫。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

皇朝本莊
合璧商榷
外篇
六十一
山崎

張公墓東平郡
壽張縣人
麟德二年高宗
奉迎

正家以四禮冠昏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
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
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
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
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
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出尊
長衣食或有不均甲幼禮節或有不備更

唐韓愈字退之
官至吏部侍郎
卒賜諡文公至
宋神宗朝封昌
黎伯後祀孔子
廟庭

董名商連舉進
士不得志

相責望遂為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
雍睦矣○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
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依淝水出其側
不能千里百里人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
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
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
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

小學本注
外篇
高宗

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
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
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
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啄
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
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
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
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

柳公綽字子克

公綽子仲邦公
權子仲憲

柳公權仕至太
子太保

鐘當作

儔○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
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講之日
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邦皆束帶晨
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
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
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
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
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

小意本生
外篇
尚書

先君公綽之父子溫

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跡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削高緇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其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塩鐵使

粧奩粧飾之奩印鏡臺

竹光子竹光橋子

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摺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

代史商唐時
江州德安縣陳
慶家十世同居
共慶

諸子每永夜習學，食之以資勤苦。○江州
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
不至，諸犬為之不食。○溫公曰：國朝公卿
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
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
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

李相李昉

張謇字貳昌

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謨
所制也。

右實明倫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
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
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劉寬

第五慶姓名倫
字伯魚後漢章
帝時為司空以
公正見稱

後漢劉寬字無
忌居也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後漢張湛字子考

三輔謂京兆扶風馮翊三郡

光武帝建武初年寺門官府之門

路集成作略

後漢楊震字伯起

後漢茅容字季偉

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
 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
 汚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
 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張湛矜嚴好
 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
 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
 為儀表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
 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
 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
 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
 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
 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茅容
 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
 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陶侃

晉陶侃字士行 鄱陽人 贊碑也 東晉定國江左 中原之地為劉 所據

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
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
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
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
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
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

古者人君命將 之辭曰闔以內 寡人制之闔以 外將軍制之陶 侃都督荆州故 曰闔外 書疏言札及條 深文疏

膝危坐闔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
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
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
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
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菹
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
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

晉書陶侃傳 卷之六十六 六十六 尚書

亂頭養望蓬蓬
頭髮養其虛望

王勃字子安文
中之孫福時

之子絳州人

楊炯州人

盧照鄰字昇之

涿州范陽人

路賓王姓路名

有王義武人

行儉字守約

仁至東都侍郎

孔戡字君聖孔
子二十一世孫

外藩節度使
戟門節度使門

列戟

幕賓參謀官即

今主領官又長

者之稱

柳仲郢字喻蒙

公綽之子

內齋燕息之所

三為大鎮劍南

山南木平三道

節度使

柳氏家法子孫

在官位者不奏

祥瑞恐獻諂

君也

不寬職吏之刑

恐害於民也

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王勃、楊炯

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

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

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

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

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

令，皆如行儉之言。○孔戡於為義若嗜慾

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

然。○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郗邑未

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

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欬洽。○柳仲

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

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

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

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賦吏法，凡理藩府

遭租負久租稅也
館傳館驛郵傳
交代新官到任
交接代換

姓王名涯字廣
津唐文宗朝宰相
宰相
掌利權兼管則
利權相
賈氏女即涯女
嫁賈氏歸寧

馮球丞相賈餗
門下人徃來親
密
蒼頭漢世奴隸
以蒼為巾異於
凡民故稱曰蒼
頭
手淫賈餗皆為
官者仇士良所

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
食必精豐逋租必貴免館傳必增飾宴賓
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
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拜者
皆為選婿出俸金為資裝嫁之○柳玘曰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賈氏女歸請
曰玉上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
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也一釵

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
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
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
為即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
馮為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
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
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
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

小學本注

合體摘要

外篇

山崎

叔曰臧婢曰獲
即蒼頭也
麻堂下兩傍之
屋
家奴殺門客不
知察其由

王文正名曾字
孝先青州益都
人宋仁宗朝拜
相卒賜諡文正
發解青州御試
貢元
廷試殿試也
三場榜首

著來正名仲淹
字希文

豈以成敗之故
而苟且忽慢哉

珍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
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為以
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
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
門客于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
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王文正公
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
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

之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
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
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
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

合德簡要 小意 六十九 十荷卷

管寧字幼安魏文帝明帝皆名不仕箕股展開兩股其狀如箕

呂正獻名公著

疾暴之言語急遽之類也喜迫之行本怠惰之容貌嬉戲漫笑鄙俚褻近之語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團和氣○明

劉忠定名安世字器之舉進士不就選從司馬溫公講學卒賜諡忠定

嚴枯矯揉為之也掣肘有使我者不自由也才者相違悻也

劉忠定

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嚴枯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歉

世徐名積字仲

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
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
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
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
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
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

長物餘剩之物
黃白絲麻自然
正色
青碧染皂使然

唐高錯字弱會
為禮部侍郎兄
弟三人長名鉞
字趨之為翰林
學士次名銖字
權仲為給事中
次即高錯也

李文靖名沆字
本初宋真宗朝

稱相卒謚文靖
封丘門宋汴都

城門名
廳事所治事之
處

太祝大臣子孫
世蔭之官

張文節名杲字
用晦官至平章
事卒謚文節

有青碧○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
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蔬夕食甌菹飽而已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
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
事則已寬矣○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
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
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

卷之三十一 高士傳

漢公孫弘由學
阿世及黷面數
之曰弘位至三
公而為布被此
詐也
玉食美食如玉
之貴也

始終儉約如下
日
溫公父名地字
和中

溫公先人為刑
官時士大夫習
俗清儉皆如此
內法禁內製造
之法

寒族與儉之族

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
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
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
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
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
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溫公
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
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

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
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
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
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
賓友常數日管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
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
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
忍助之中○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

庶報羞慚報象
宋仁宗寶元元
年温公年二十
科名初登科甲
之名
賜名也進士
皆戴花
温公儉素出干
天性非好名人
可比

汪信民名華江
西撫州府臨川
人
明康侯安定先
生
擊節擊琴為節

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
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
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
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
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願吾
性而已○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
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右實敬身

天保十四年癸卯十一月

就鳥雄左衛門標抄

小學傳注不少而其合璧者最為世所尚其板早
罹災裕齋就鳥先生嘗抄諸山崎氏塾本欄外間
者書肆榮川堂固請鏤木先生不許余閱之其為

是生
合璧
友

抄本繁就簡而不失其要今公之世青衿大幸有
二為從前難得者今輒得之一也糝糠既簸魯魚
是正二也金不鍛不良璧不磨無光此書也可謂
沙汰得法追琢為相者矣何必拒之乃勸之刻又
讚其舉而作跋

豐岡 島村鼈識

京都

寺町通松原下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

心齋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尾州

名古屋本町

永樂屋東四郎

日本橋通一町目

湊原屋茂兵衛

淺草茅町二町目

湊原屋伊八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日本橋通二町目

山城屋佐兵衛

本石町十軒店

英大助

中橋廣小路

西宮弥兵衛

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

本町三町目

和泉屋善兵衛

龜町十二町目

三田屋喜八

發行書林

江戸

